

中医临证经典奇书

清·程应旆◎撰  
王旭光张宏◎点校  
周骋◎审定

第一书

快意学伤寒

伤寒论证条辨

读伤寒论赘余



中医临证经典奇书

快意学伤寒第一书

# 伤寒论后条辨 读伤寒论赘余

清·程应旆 撰

王旭光 张 宏 点校

周 骋 审定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伤寒论后条辨·读伤寒论赘余：快意学伤寒第一书/程应旆撰；  
王旭光等点校. —北京：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，2011. 7  
(中医临证经典奇书)

ISBN 978 - 7 - 5067 - 4998 - 5

I. ①伤… II. ①程… ②王… III. ①伤寒论 - 研究 IV. ①R222. 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1982 号

美术编辑 陈君杞

版式设计 郭小平

出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 22 号

邮编 100082

电话 发行：010 - 62227427 邮购：010 - 62236958

网址 [www.cmstp.com](http://www.cmstp.com)

规格 710 × 1020mm  $1/_{16}$

印张 26  $1/_{4}$

字数 326 千字

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刷 北京金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067 - 4998 - 5

定价 39.8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## 写在前面

对于中医名家，业界习惯划分为“临床派”、“学术派”两个阵营。有的中医名家长于理论研究，在学术界声名赫赫，但在临床疗效上只是平淡无奇。而有的中医名家虽然不擅长著书立说，但却成为一代临床大家。

对于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工作者，“临床方显真功夫，疗效便是硬道理。”为此，我们特组织专家从浩如烟海的中医专著中，精选中医临床家的代表著作，尤其是那些可借鉴性强，堪称“一学就会、一用就灵”的临床代表作。希望读者阅读这些临床经典之时，能有畅快淋漓的快意！

到底选择哪些中医临床家的代表作呢？我们通过“伤寒论坛”、“中国中医药论坛”、“复兴中医网”广泛征求十万中医读者的意见和建议，根据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学习反馈和推荐人气，遴选出了首批书目。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《经方实验录》  | （学伤寒必读医案百例）  | （民国）曹颖甫著 |
| 《治病法轨》   | （“平脉辨证”第一书）  | （民国）王雨三著 |
| 《伤寒论后条辨》 | （“快意学伤寒”第一书） | （清）程应旆著  |

今后，还将继续扩大对广大读者的建议征求，力争做到“读者的迫切需求，就是我们的出版目标！”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董旭

2010. 12. 1

## 伤寒论后条辨·叙

以余<sup>①</sup>读程子所注《张仲景伤寒论后条<sup>②</sup>辨》，因得遍讨诸家之注本而读之，乃叹世医<sup>③</sup>之著书立言者，多不识字之医，徒以瞽目读古人书者也，况其不能著书立言者哉。千百年来，谭伤<sup>④</sup>寒者家挟一编，人训一说，孰不<sup>⑤</sup>竟称张子仲景。究竟仲景，未尝有伤寒，只有一部《伤寒论》。盖古人著书，有从叙述体立言<sup>⑥</sup>者，意在字面上顺文以<sup>⑦</sup>摘义类，有从断制体立言者<sup>⑧</sup>，旨在字面上反题以破异同<sup>⑨</sup>。仲景之有论，盖从世人讹<sup>⑩</sup>而且乱之伤寒，哄然一市中立<sup>⑪</sup>之案，而参稽得失，研核是非<sup>⑫</sup>，笔削成一部断制之书，此之谓论<sup>⑬</sup>。六经一仍众人，特各冠以辨字，正示人六经之难分，甚于六经之难溷，表里府藏互根互换，要在辨处契及精微，不在辨处徒列部署也。仲景书之大旨大法如此，则论字是纲，辨字为目，岂非仲景全部书之指南哉？奈何世人不识字法，以仲景一部断制体之《伤寒论》，紊成一

① 以余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② 寒论后条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③ 之注本而读之，乃叹世医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④ 著书立言者，多不识字之医，徒以瞽目读古人书者也，况其不能著书立言者哉。千百年来，谭伤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⑤ 训一说，孰不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⑥ 从叙述体立言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⑦ 上顺文以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⑧ 体立言者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⑨ 以破异同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⑩ 世人讹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⑪ 一市中立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⑫ 研核是非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⑬ 之书，此之谓论：底本阙，据校本补。

部叙述体之《伤寒》，宜乎刻意钩索，于伤寒字逾合者，于仲景之论字逾离；于六经字逾贴者，于仲景之辨字逾畔。仲景书之悬国门者逾多，仲景书之埋石室者永锢矣。譬已成劫，谁能起仲景以三寸不律，为举世拨转瞳人。不意天不藏珍，特授程子以神颖，双眸炯炯，为仲景射出光明藏来，使全部书之精神意旨，尽向只字中翻现，得其言矣，而又得其意，而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。旁见侧出，横说竖说，无不曲畅旁通，搜尽法中之法，方知仲景之六经不是呆六经，离抱回环，有十六辐共出一轴之巧，有十二律旋相为宫之妙，神奇变化备矣，而一切矜慎之思，训诫之旨，防维砥救之法，焕而且凛。自此而仲景书方为仲景一部鬼哭书，魑魅魍魉不昼现也；方为仲景一部雨珠雨粟书，水火金木土谷，唯修民生，永利赖也。则自有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以来，得推仲景为法之祖者，而自有《伤寒论》以来，应推程子为注之祖也可。余虽不知医，然天下心同理同而眼同，诚不于伤寒下面譬及仲景一论字，六经上面譬及仲景一辨字，千年晦蚀之商彝周鼎，突如芙蓉出匣，人人目中各获其所无，而人人意中各获其所有，得此打破千百年来之关头，扫去千百年来之翳障，谁复河汉余言者。盖余读仲景书，于所谓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者，得于论字辨字内看出，实从程子之《后条辨》始。他家支离补缀，死在伤寒句读下，无非以叔和王氏为裨谌<sup>①</sup>，而讨论修饰润色得来，便各成自家一部伤寒矣。方不识仲景之论字为何字，又安能注仲景《伤寒论》之书为何书哉？甬上年家弟胡文学拜撰。

---

① 裨谌（bì chén 毕陈）：春秋时郑国大夫。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子曰：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

## 伤寒论后条辨·序

余于己酉春仲重来吴门，或谓此中山川沃衍，向所未遑寓目者，兹可逍遥登览也。余性不嗜此，日惟阖户与古先圣贤晤对于简策之内。有同心者至，相与纵谈不休，否则置之不复道也。间以疾就诊于友人王子翔千，心手口三者了了，洞中底里，深得意也之意，而居恒上下古今，都非寻章摘句者可及。余每叹所未闻，以为不读异书，必遇异人也。询厥渊源，盖趋庭之余，久受业于郊倩程公云。因道公行谊甚悉，持所为《医径句测》相饷。余读其书，思见其人，而更闻其《伤寒论后条辨》之将出而醒世之迷也。未几，王子以前卷数十叶见示，则揭仲景之本旨，辟叔和之伪例，即从《伤寒论》论字上辩起。其要归括于四言，曰仲景非是教人依吾论去医伤寒，乃是教人依吾论去辩伤寒，非单单教人从伤寒上去辩，乃教人合杂病上去辩也。而笔底澜翻，如江河之浩浩而莫可砥竭，倦时读之跃然起，病时读之脱然愈，抑郁愁闷之时读之，爽快如溽暑之对凉风。既已习其文字，渴欲聆其警咳。公时出应四方之请，久之始得亲炙焉，齿尊貌古，相接才数言，而思深指远，令人味之不尽，且萧然四壁，床书连屋，虽结庐人境，不啻桃源深际，王子诚服皈依而称道弗绝有以也夫。窃喜因我良友获交高贤，吴门此来，所得良多，第憾不握手于十年前，一浣刀笔之尘耳。会剞劂告竣，王子属为之序，余不文，无能为役，而居今稽古，志意契合，不可辞也。敬题数语，附名不朽，至于此书有功于前贤，有裨于天下后世，则诸名公赠章详哉言之，余可无赘矣。时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孟冬上浣东鲁知非居士李壮顿首拜撰。

## 序<sup>●</sup>

昔齐桓公读书而轮扁议之曰：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。夫庄生笔之于篇，古今以为名言，吾谓今人不读古人之书则已，今人如读古人之书，亦何一非糟魄者，故糟魄不足为读书病也。彼善读者，糟魄皆可为神奇，惟不善读者，则糟魄且将化而为莨菪之膏、野葛之乳，其为害斯不可胜言矣。凡书且然，而况医学乎。医家之有张长沙，号为医中亚圣，其所著《伤寒论》一书，洵可炳日星而寿金石，而王叔和氏乃为序例以乱之，致令沿伤寒者失去俎豆。其为苗莠朱紫，吾亦无繇深知，但变论为例，一似教人执此法以治伤寒者。然抑思辨论与定论不同，如论可为例，彼《绝交论》岂教人绝交，《朋党论》岂教人朋党者耶？相传千百年来，未有悟其非者，而程子郊倩始奋然起而为之辨，疏沦决排，弗遗余力，真不啻子舆之距杨墨，昌黎之辟佛老。郊倩岂有私憾于叔和，而故为是深文巧诋哉？盖一则愚<sup>●</sup>前贤之正义失传，一则愚后世之踵误不已，郢书燕说，胶柱刻舟，祸为世之莨菪、野葛者不浅，故郊倩之谆谆致辨，郊倩之大不得已也。自此书出，而南阳之光曜长新，高平之尘霾顿扫矣。其间辨释详允，条理秩然，于本论中为南阳点出字中之眼，传及句外之神，一空成氏而下诸家承讹袭舛之弊，辟去雷同，重开生面，其不朽于伤寒，深心此道者或自得之。而吾尤爱其文情鸿恣，笔阵雄奇，不独可称医垒之元戎，抑可推词坛之宿将，只读其首论篇中反覆数万言，长江大河千峰万壑无一不具，而行文更长于设喻，上之贯串经史百家，而下之亦不遗于稗官杂剧，每一称引，罔不奇妙绝伦，令人欲笑欲舞，此虽杏林之秘笈，实即芸案之

---

● 校本未收此序。

● 愚：同“惧”。



快书也。盖郊倩曩为名诸生，噪声艺苑有年，屡试棘闱不售，乃退而研精医学，至今寄迹市廛，匡坐片席，日对尘几破砚，著述不休，此真读书绩学之士也，何怪其于医理独探骊龙而复能落纸云烟，挥毫珠玉耶。吾尝爱古今文字之最奇快者，无如王仲任之《论衡》、吕东莱之《博议》，谓其愁可以当酒，病可以当药，今得郊倩是编，其奇快正复不减。濡墨染笔，一皆上池之水、金壶之液，又岂子云之《反离骚》、柳州之《非国语》，徒以辨驳见长已者。语云，儒变医，菜变齏。藉尽得此种书救及高平而下之为萆苈、野葛者，知齏在南阳瓮中，自可九转成丹，何复菜根之糟魄云。钟山黄周星九烟氏题。

## 伤寒论后条辨·自序

《条辨》非余昉也，有前余者矣。一翻原本之铨次而综理之，则始于方有执，再踵有执之综理而发明之，则继以喻嘉言。余之名“条辨”者，一仍前人之所仍，窃以之之谓也。而余之名“后条辨”者，不仍前人之所仍，未尝窃以之之谓也。其窃以之者，以为彼既条其所条，辨其所辨，则余亦可条其所条，辨其所辨，条之辨之而不为僭。其未尝窃以之者，以为余自条余所条，辨余所辨，非复条彼之条，辨彼之辨，条之辨之而不为剽。非僭非剽，而谓余之所条即仲景之条，余之所辨即仲景之辨，其谁欺？非僭非剽而并非欺，而余仍复条其所条，辨其所辨者，则以仲景尝许我以条其所条，许我认辨其所辨也。其许我以条其所条，辨其所辨者何？盖仲景固有言矣，曰“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”。集之为言，非论中之神明机奥也，神明机奥，自着在思字上。其所集，即论中之篇章次第也。篇章已经仲景次第，而复有待于寻者何也？篇章中有变化，则次第处有揲移，故彼此参差，前后错乱，使世之专门伤寒者，欲于我一成之迹处分门，无门可分，欲于我已然之轨处类证，无证可类。空空一个六经，而同条共贯，断章处翻有气脉可联，隔部中无不神理可接，其间回旋映带之奇，宛转相生之妙，俱在所集中，俱在所集外。篇章固非死篇章，则次第自非呆次第，若能于此寻之，则不特得其粗，如玳璇图之可以纵横往返，成条成理，乃奇寓诸庸，微藏之显。凡《春秋》之比事属词而断例，大《易》之抽爻配卦而定占，与夫韬铃家之出奇握胜，示人以阴阳阖押之略，奇遁中之避凶趋旺，启人以生伤景杜之门，皆出诸此。以此悟仲景之《伤寒论》，非仲景伤寒内分出一部拘牵文义之书，要人去寻章摘句，乃仲景

伤寒杂病内，合成一部环应无方之书，要人去温故知新也。余是以得条其所条，而妄谓仲景许我以所条；辨其所辨，而妄谓仲景许我以所辨。至于微言绝而或未绝，大义乖而或未乖，是非缪于古人，而或不缪于古人，则余于仲景之论另有辨在，而于叔和之例另有贬在，此亦苦于一人心量之穷，眼量之短，仅以省字法读古人书，盖从仲景之“论”字“辨”字上读而得之于心，笔之于手，以求免夫道听途说者之自弃云尔。旷观天下，其心量眼量相倍蓰千百亿万于余一人者，夫复何限？以天下无尽藏之慧智，宣发仲景无尽藏之蕴妙，何妨人人胸中各出一部《伤寒论》。妙义既生，陈言自去，自此而有知我者，安知不余心所大哂，有罪我者，安知不余心所大喜，余又何必敝敝焉珠玉其言于前，与敝敝焉糠秕其言于前，预为天下无尽藏之心量上着以一物，更为天下无尽藏之眼量上容以一屑也。时康熙九年庚戌桂秋新安程应旆识于吴门之遐畅斋。

## 伤寒论后条辨·跋

儒与医，不必同其业，要未有不通经而可称为儒者，则亦未有不通经而可称为医者。儒之经，曰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医之经，曰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。二者之书，皆渊深渊博，未易窥其涯岸，以此求儒，世无几儒；则以此求医，世无几医矣。是以后圣有为之辅翊者焉。辅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者，孔子之《论语》是也，辅翊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者，仲景之《伤寒论》是也。反渊深为显浅，归渊博于简夷，使六经之神猷巨典，人人可循，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之微言奥义，病病可按，此之谓辅翊。儒不读孔子之《论语》，而曰吾能淹贯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势必妄行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此乱儒也；医不读仲景之《伤寒论》，而曰吾能淹贯乎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，势必妄施及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，此乱医也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《论语》者，六经之规矩，而《伤寒论》者，《内经》之六律也。今世纵乏通儒，然而有不读孔子之《论语》者，必无其人，为问今之医，其能读仲景之《伤寒论》者，几人哉？不读仲景《伤寒论》，而偏会读《内经》，剽窃愈深，背违愈甚。以今世之伤寒言之，一篇《素问·热病论》，何人不从头直写到底，自家纵不会写，却有王叔和之伤寒例，可以对本无差，试勘以仲景之《伤寒论》，语语遵经，语语叛经耳。此说非余小子钰之所敢创也，以余小子钰日夕于郊倩先生程夫子之门得之耳提面命者深，私之手抄笔记者久，固不敢承流袭敝，重复讹且传讹也。忆钰于抠衣请业初，即以伤寒质，先生语钰曰，今世之伤寒，无复长沙公之正本也，长沙公《伤寒论》之大经大法，久被小人盗而换去矣。

钰不解，而请其故。先生曰：今世之伤寒，无非盗之王叔和，叔和之伤寒，无非盗之《内经》，惟其盗之《内经》，是以失之仲景。钰益不解，而请其故。先生曰：仲景《伤寒论》，犹场中出此一题校士，而应者抄得他人一篇锦绣文字，亦何尝不妙，只是文字虽佳，题目错了，高高一名六等，必不<sup>①</sup>在斯人斯文矣。钰因请曰：题目错者，以仲景所论者伤寒，而叔和所抄者热病也，如去其热病，而以冬时严凝杀厉所感之伤寒应，得无入彀否？先生曰：以热病应者，错在题里，以伤寒应者，并错在题面矣。钰益不解，而请其故。先生乃语钰曰：子曾读班彪《王命论》乎，仲景有《伤寒论》，犹班彪之有《王命论》也。知班彪《王命论》之题目非为王命设，为非王命而妄覬觐王命之草泽神奸设，则知仲景《伤寒论》之题目非为伤寒设，为非伤寒而横天人以伤寒之操刃剑医设也。伤寒只是一病，非伤寒之病，纷纭错乱者多端，不从论辨处立之法，使皆入我范围，而概混加之曰伤寒，则班彪一篇《王命论》，分明算作一顶平天冠，以此篇加诸草泽神奸之首，几何不遭惨夷之祸。凡“伤寒”二字为操刃剑医枉杀人无算者坐此。钰于此日茅塞顿开，乃更端以请曰：先生此番训示，俾钰得闻生平所未闻矣，但伤寒不作伤寒读，而欲作非伤寒读，纷纭错乱，从何处着手眼？先生乃语钰曰：读书有法，贵在窅繁要会处领及古人之意。孔子固有《春秋》矣，读《春秋》者，不以“春秋”二字读《春秋》，而从“褒贬予夺”四字上读《春秋》，自一字一句一节以推及全部《春秋》，处处皆有“褒贬予夺”四字法为手眼，则何必《春秋》，虽广之廿<sup>②</sup>一史，无不可作《春秋》读之矣。读《伤寒论》者，不以“伤寒”二字读《伤寒》，而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上读《伤寒》，自一字一句一节以推及全部《伤寒论》，在在皆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法着手眼，则何啻伤寒，虽广之百千万奇形怪状之病，无不可以伤寒该之矣。此二者俱重在无字无句处，读

① 不：原无，据文义补。

② 续修本有不知名姓者眉批：“廿，音念，卅一也。”

出古人笔底下意旨来，不从字是字、句是句还他个肖似而已。❶若只从字句上工肖似，则孔子曰知我者其唯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唯《春秋》❷乎，诂而释之者，又何难曰：孔尼父云：誉我者其唯青帝白帝乎，毁我者其唯青帝白帝乎。今人以伤寒诠释《伤寒论》字句者，类皆从青帝白帝诠释《春秋》字之秘法，广而诠释伤寒者也。以此等诠释之法，最易摭拾《灵枢》，铺填《素问》，炫其工且核，状貌衣冠俨然，去而神气远矣。余前云唯其盗之《内经》，所以失之仲景者以此。钰则从而坚请曰：不以伤寒读《伤寒》，而以“表里府藏”四字读《伤寒》，诚为秘诀矣。不知“表里府藏”四字，从何处觅端倪？先生曰：古人著书，必有次叙，次叙中便藏着端倪。凡著书必有引子，仲景之自叙，即《伤寒论》全部书之引子也。读此引子，方得作论之故，缘“伤寒”二字，久为庸医窃来惑世，以此杀人者不浅，仲景深为之创，特视世人所惑，为之立说以翻驳之，此之谓论。论是字法，盖攻伤寒，非演伤寒也。得其字法，方可读全部论，读之从二脉法始。盖表里府藏，分署于六经者，只属呆位次，从呆处得活法，须于表里府藏中辨出虚实寒热来，方识病之有本有标，有主有客，有真有似，有异有同。此其枢纽全在脉上，二脉法上有了枢纽，自可❸以我之虚实寒热活处用六经，而不为六经之表里府藏呆处用。拨动枢纽，遍体皆张。瘥湿喝❹而下以及六经，无非锁子骨矣，此即论之冒也。从此便可读六经乎？未也。欲读六经须明其例。例在防似。病有脉异而经则同，亦有经同而病实异者，毫厘千里，须得其别，方可破似，六经皆作如是观，

---

❶ 续修本有不知名姓者眉批：“读书妙诀。”

❷ 续修本有不知名姓者眉批：“青春白秋，是谓春秋。”

❸ 可：校本作“然”。

❹ 续修本有不知名姓者眉批：“瘥，音四，风病。张仲景《金匱》：脊强者，五瘥之总名。其症猝口禁，背反张而痠痲。喝，音也，暑病。《前汉·武帝纪》：夏大旱，民多喝死。瘥，瘥字之讹，全部瘥字皆瘥字。”又于正文内“瘥”下有批语“音经”。

痙湿喝其例也。承上启下，此为论之颈。有了别法，六经乃可分而布之，迭而诠之，参差错综比属，互而照之矣。曰三阳三阴，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画疆界也，曰太少正厥，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别职司也，曰之为病，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署年貌也，曰某方主之，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定丕蔽也。直从人身中行申画郊圻，慎固封守之法，一有病邪窃发，可以挨查，属何地方何人掌理，犯者系何模样，所犯合何款律，表里府藏可分而辖之，亦可翻而较之，罪人斯得，无复彼此影射，累及无辜，此为论之腹。至于经虽已定，防有诡吾经者，里可混表，藏可乱府，如霍乱之诡伤寒，此其类也，所当略证而详脉。法虽已定，有难泥于法者，表里不分，府藏难拟，如阴阳易之烧裊散、瘥后病之枳实栀子等汤，从意治也，一皆略脉而详证。二法又补出六经之辨例来，此为论之小结。乃若此书之作，全为庸医剽窃《内经》，妄言伤寒者设，胸无脉法，徒然乱经，临证胡诌，不过引一篇《热病》阳炽阴虚之六经，妄加诸伤寒阴盛乘阳之等病，而以热病刺法之汗泄，妄移作汤丸药治之汗下，此处源流大差，以后线索都乱矣。始不过模棱处治，殊不投机，继亦欲平稳避咎，反增大剧，对证照用古方，到手罔非荆棘，迨至客热烦蒸，虚阳喘促，胸膈满闷，二便秘塞，病从虚坏，又不得一救坏之法，从前剽尽《内经》，到此博一“传”字杀人。此无他，胸中着了“伤寒”二字魔，一切病之本标，病之主客，病之真似与异同，总不识也。妄剽六●经，究竟病之表里府藏不明白也。所以不明白者，二脉无有入门，表里府藏中之虚实寒热无着落也。凡属病来，都在疑似蒙昧之间，不汗无法，汗辄亡阳而动经；不下无法，下辄夺谷而损胃。举圣人扶阳建中大旨，悉坏于小人表里两剥关头，苟欲破迷救蔽，非从此处大设防闲不可，故终之以可汗不可汗、可下不可下焉。其可汗不可汗、可下不可下者，以病有此一经之实，即有此一经之虚；有此一经之热，即

---

● 六：校本作“之”。

有此一经之寒；非表自是表，无关于里；里只是里，无关于表也。推之府藏亦然。经虽一定，而虚实寒热，自是变动不常，须在脉上定得枢纽，方可参以六经之证，此为论之大结。凡仲景一书，源源委委，章有章法，起承转缴，一照论体结构，其间大旨，只是设六经以网尽众病，非曰伤寒始有六经也。故叮咛告诫，无非教人寻余所集，从前后参差彼此互换处，简别出见病知源之法，以后临着卒病，自不至为伤寒二字，印定眼目。总全论之端倪全在此，是以字有字法，而不在字；句有句法，而不在句。处处现有灵机，层层包着巧诀，妙意精思，旁见侧出，都非寻常行墨所可宣发者，贵在善读者领略。及“表里府藏”四字，于字句中字句外，无处不帮有“辨”字，辨中更着辨，直于“表里府藏”四字从脉上还他个虚实寒热明白，久当辟尽伤寒，方能医得伤寒，使万病归宗于六经，六经归宗于二脉，此法也。无已，则有吾所注《伤寒论》之《后条辨》在。钰自此日承先生之训，片言只字，无非破尽千古之鸿蒙，醒及从来之昏聩。亟望此书之出以广世而艰困者久之，今幸剞劂告成，日月庆中天矣。有此第一部注以辅翼仲景，方显出仲景第一部论以辅翼《内经》，从前妄为剽窃者，方嫌仲景论中缺去春夏，今则圣言洋洋，不特四时之气咸具，而垂教定法，比类属辞，得为仲景一部扶阳宣化之书，得为仲景一部正名定位之书，得为仲景一部章显阐幽之书，得为仲景一部防微杜伪、正失救误之书，伤寒云乎哉？天道浹，人事备，不有先生，几没仲景，则此一部《伤寒论》，岂曰医世医民，直将医尽叔和来千百年前后医伤寒之医，此之谓大医。大医必本于大儒，先生为海阳名硕，髫年辄以冠军补博士弟子员，生平著述甚富，虽屡战棘闱不售，顾驰名艺苑者垂三十年，经明行修，从而问字者踵相接也。遭值申酉，避地来吴，乃去儒而医，遂为大医。只此《后条辨》一书，虽云注《伤寒论》，而灵心慧眼，究极天人，其间申明论辨，揭出扶阳，自成先生一部通经原道之书，自成先生一部辟邪辨惑之书，自成先生一部搜源晰委之书，自成先生一部簇发神机、连贯气脉之书，伤寒



论云乎哉？作者圣，述者明，自有仲景，谁是先生？小子钰之受知于先生，受益于先生最深，欲求一言之几于道，以辅翊先生之书，如先生之辅翼仲景，以辅翼《内经》者而不可得，淘之汰之，不禁其述之长，叙之冗，娓娓及问答之词，窃附先生卷尾于不朽云。康熙辛亥受业门人王式钰谨跋。